

■闲情偶寄

日子是细碎而绵密的针脚

又被阵阵狗叫声吵醒,一看,才清晨六点零九分。狗是楼下的,挺凶。楼上的虽不养狗,但每晚七点多,我家天花板必定雷打不动地响起“咚咚咚”的跳绳声。人无法选择父母,也很难决定和谁做邻居,罢了,索性就起来吧。

先把百合粥煲上,等洗漱完去买点牛外脊肉。我家陈老兄说他有个新吃法,牛肉切片用酸萝卜、大蒜叶炒起来,一准开胃。琼梅给我留了“棍子鱼”,一种两寸多长、圆滚滚的、肉质特别紧实的野生江鱼。油煎后捞起,姜蒜辣椒炆锅,再红烧之,鲜味非同一般。蔬菜不用另买,昨儿对门师母拿了一篮过来。芥菜连茎带梗的,很新鲜。我把梗剥下,洗净摊开晾在米筛上,控水后就可拿来腌制了。成熟后的芥菜梗加点蒜末一翻炒,摇身秒变“下饭神菜”。我一同学,吃过不少米其林餐厅的菜,却独好这一口。至于

芥菜茎,削去坚硬的外壳,就是咱们家常吃的“菜丝”。可炒可煮,放点火腿丝或咸肉,一直是陈老兄的“心头好”。带着绿色缨子的胡萝卜还裹着泥巴,洗起来挺费劲;红色苔菜芯有几根开出了黄花,掐头去尾,只留嫩的。开春了的荠菜更加肥硕,在水中漂洗两三回,剪去根蒂焯水,拿春笋炒了,满口都是春天。

料理完这些食材,粥也好了。煎了鸡蛋,蒸了三四块龙游糖糕,再炒一盘小青菜,夹几筷子泡菜萝卜,便是我们的早餐了。

吃完早餐,收拾停当,把爷俩换下的衣服洗了晾出,这才有时间泡了壶铁观音。孩子慢悠悠地喝了口茶,跟我说:“老妈,你那篇《那些年沾的花惹的草》里面有引用张爱玲的话,是‘鲥鱼多刺’,而不是‘食鱼多刺’。你这文化素养,贻笑大方。”算上他,这已是第

二个人给我指出这处错误了,都是我的“一字师”啊。我该欣慰。

病中的姨妈给我织的粉色鸭舌帽很洋气。她说化疗已经结束,二十二次放疗做了九次,手脚全是麻木的,吃尽苦头。我安慰说你的中气很足,看来恢复得不错啊。帽子织得也棒,品相比买的还要精致。电话那头的她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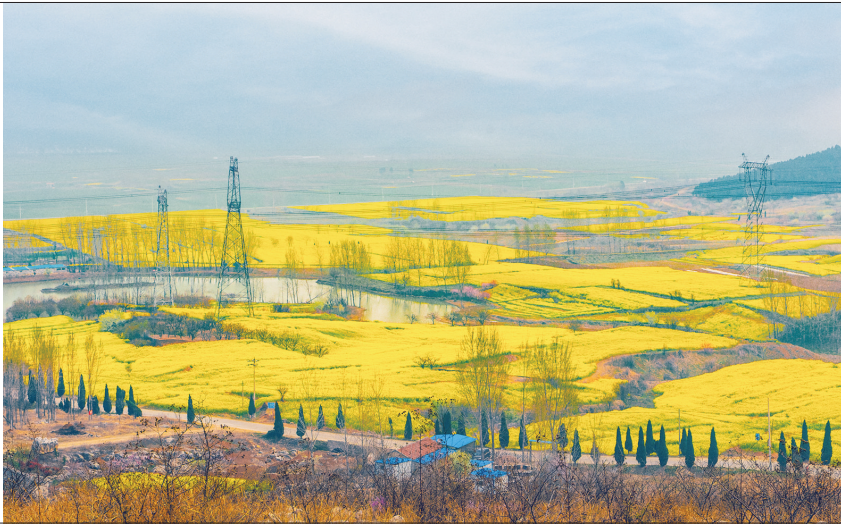
小姑子回去看婆婆,她老人上了三个梅江传统菜:炒菜芯、豆腐包和春笋炖咸肉。陈老兄隔空喊话:“怎么又是豆腐包啊?”我也调侃道:“宝贝女儿回来了,该让老妈炖只土鸡。”婆婆说,女儿没得吃,等媳妇回来再炖。

日子是细碎而绵密的针脚,有时不小心扎到手会痛,但不一样的针脚多了,才能织就岁月这张锦啊。

彭莹

故乡花海

张成林 摄



■朝花夕拾

小巷深处有馨香

小巷窄窄的,深深的。从外往巷子里面看,觉得特别幽深,仿佛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万千故事。而当你走在小巷中,会有亲切踏实的感觉,里面有烟火味道和人情之美,实在是宜居之地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,不是繁华都市,更不是世外桃源,而是自然村落,是平实小巷。我故乡的家,就在小巷深处。

小巷有三棵树,一棵在巷口,一棵在小巷中间,一棵在小巷尽头,仿佛三点连成的线,把小巷连成不可分割的整体,使得小巷既有岁月深深的味道,又有青葱繁茂的生机。很多时候,小巷的底色是绿色,远看特别有画面感。我小时候,很多次萌生了当画家的愿望,想要把小巷画出来,那一定是一幅特别动人的画。巷子里的人家,几乎都在院子里栽种了花草树木。很多花草树木探出矮墙,成为小巷的一道风景。竹外桃花三两枝,一枝红杏出墙来,这样的风景是小巷的寻常景色。过年过节的时候,不少人家还会挂出大红灯笼。红灯笼并不统一,大小各异,造型各异,小巷因此多了错落之美。

小巷里面的人,有多半是亲戚关系,还有少一半是外来的人。外来人在本地扎下根来,完完全全融入小巷

之中。他们把本地人当成了亲人,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地叫着,几代人之后,他们好像忘了自己是迁徙而来的,成了彻头彻尾的“土著居民”。

桂玲婶是个爱花的人,她家的墙是篱笆墙。后来他们的房子翻盖了,她依然保留着篱笆墙,是那种样式好看的铁篱笆。她在篱笆墙前种花种草,营造出满院芬芳。我们经过的时候,常常被花香吸引。桂玲婶大概骨子里极爱分享,她在篱笆墙前种植花草,就是为了跟巷子里所有人分享一份美丽和芬芳。我们小时候,在巷子里捉迷藏,可以随意藏到任何人家。家家户户的门,很少有紧闭之时,敞开或者半掩。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邻居,无需戒备。我最爱藏到桂玲婶家的花丛里。有时我悄悄藏在其中,不出声,只闻到一股股浓郁的花香,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只花丛中的蝴蝶。等伙伴们找到我的时候,我便飞了出来。往事如烟,花影斑斓。

小巷的东头住着舒兰婶母女俩。舒兰婶的女儿叫梅子,比我大五岁。梅子爸不到三十岁就生病去世了,留下孤儿寡母。舒兰婶长相漂亮,是年轻的寡妇,这样的人容易生出一些口舌是非。可是,舒兰婶从未有过一点流言蜚语。她待人接物很得体,有时

家里有事也需男邻居帮忙,不过她每次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为人处世贵在一个分寸感,舒兰婶无疑做到了最佳。后来,梅子姐考上了大学,把舒兰婶接到了大城市。这里没有跟她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,她们便多年未曾回来过。多年后,大家几乎忘了巷子里住过这样一对母女,就像她们不曾来过,也不曾离去。

小巷口的枝奶奶是个长寿的人,我们都叫她“枝奶奶”,她好像也没有名字,不知道枝奶奶的“枝”是不是这样写,我隐约觉得“枝”或许是在娘家时的名字。枝奶奶经常跟我们讲过去的故事,谁的爷爷或者祖爷爷是啥样的,谁的奶奶和祖奶奶当年很漂亮,我们常常被她的讲述迷住。她是小巷的活历史,我总觉得小巷因为有她,才多了几分厚重的味道。枝奶奶后来活到九十五岁,她的去世,让我感觉仿佛是一个时代落幕似的。

岁月沧桑,小巷的人一代代更迭。小巷里的故事,依旧精彩纷呈地上演着。人生轮回几度春,小巷深处有馨香。那缕馨香,久久萦绕于时光苍茫之处。

马俊

■兰江诗船

三月的小雨

●贺红岩

三月的小雨
细细密密
宛如羞涩的女孩
婉约而又浪漫

丝丝缕缕的小雨
像一帘幽梦
朦胧而迷离
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

漫步在雨中
缓缓地走
把自己当成草木
接受雨的滋润和洗礼

世界披了一件朦胧的纱衣
如烟如雾
梦幻而有诗意
有着淡远水墨的意境

你仔细听
小雨在歌唱
踏着玲珑的节奏
和着轻柔的旋律

雨落乡村
落在农民们的期待中
潮润了春天的泥土
正好种下希望的种子

三月的小雨
喜悦了人间
何不在春雨中
品尝一份烟雨的诗意

父亲的春耕

●耿庆鲁

父亲是大地的画家
在田野上挥毫泼墨
用不了多久
庄稼就生长成一幅美丽的画卷

父亲的春耕
从布谷鸟的啼鸣开始
春耕的脚步
踏着布谷鸟的韵律

春耕的大地上
父亲挥鞭扶犁
沿着犁沟的方向
走进时光的深处

犁铧翻起的泥土
弥漫着新鲜泥土的芳香
与鸟群和风筝一起
定格成一幅春耕的剪影

一年又一年
父亲用朴实的犁
加上辛勤和汗水
耕出一家人生活的甜蜜